



揭文安全集之不獲見此文粹一書為平湖沈石隄太守所刻亦傳
尔之虞山張笑川之泰軍初得一本為黃芑翁士禮所藏居錢竹汀先
生曾借觀錄副笑川珍重藏弄為小琅嬛仙館中秘冊李申者太
史見而跋之謂文安文籍是以傳後者寡無錢君天樹借索抄副
以還笑川以失此意本深致惋惜嘗以抄本假予傳錄一冊惜錢君
抄時未校謬誤不少又吾從借意本一核為之惘然今年夏笑川復
得此本喜甚立急呈持以見示余亦狂喜藉以校正迷謬而益嘆笑
兄之翰墨緣深不能豪奪也得書之後二年仲冬日記之亦次戊申



元史列傳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
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
懈父子自為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
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誦
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
盧摯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
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特授
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時平章李孟監脩國

王孫之舊藏

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
筆若他人直謄史牘爾升應奉翰林文字
仍兼編脩遷國子助教復留為應奉南歸
省毋旋復召還侯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
事臺閣之儀靡不開習集賢學士王約謂
與侯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
施不可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
以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
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

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暉碩問
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
經郎揭暉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
地不產金官府感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
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
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
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
司遂責成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
破產中書因侯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

富州人至今德之與備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僕

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僕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僕斯進四等轉九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微辭與義必屬僕斯討定

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
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
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
及于溱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
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
官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脫脫
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僕斯日使揭僕斯
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
雖死於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

方今政治何先僕斯曰儲材為先食之於
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
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僕
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
執政言不可僕斯持之益力丞相雖稱其
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脩遼金宋三史
僕斯與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何以為本曰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
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

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
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湏求作史之意
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
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
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
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
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
宋二史僕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
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

史局以僕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為嗟
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
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
安有勲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僕斯
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
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
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
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
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

病民者則在不曲為之揜覆也為文章敘
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
行草朝廷大典冊笈元勳茂德當得銘辭
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
者莫不以為榮云

揭文安公文粹目錄

上李秦公書

谷胡汲冲書

豐水續志序

蕭孚有詩序

重脩揭氏族譜序

通鑑綱目書法序

書王鼎翁文集序

富州重脩學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增城三皇廟記

與尚書右丞書

城南宴集詩後序

吳清寧文集序

孔氏譜序

送劉旌德序

范先生詩序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全州學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建都水分監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浮雲道院記

撫州靈感廟記

胡氏園趣亭記

楊氏忠節祠記

孝通廟記

大元勅賜脩堰碑

重脩濟州會源碑

天華萬壽宮碑

臨江路玉筍山萬壽承天宮碑

勅賜漢中烈帝廟碑

雙節廟碑

吾讀吾書齋銘

孝友堂銘

潭心齋銘

思無邪齋銘

讀書齋銘

忍恕堂銘

方寸閣銘

幽憂賦

天馬贊

僊茅述

靜虛解

揚楚經字說

題昔刺使宋園後

題鄒福詩後

龔先生碑

嚴先生碑

樂仁碑

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趙功可墓誌銘

奔清甫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何先生墓誌銘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劉先生墓誌銘

劉福墓誌銘



揭文安公文粹目錄終

揭文安公文粹

上李秦公書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
夫士志為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
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於場
况士之志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
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
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
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
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於道生乎今之
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為患其信



之不薦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為言之曰上之人不能
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
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
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至老死
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
所容於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
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畀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
不賢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踈戚愛憎薄厚之心於
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為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
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抑又嘗觀士之志立矣
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

能以行雖行而不遠噫何其道之難行也耶伏惟閣
下學富而德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推困折辱而易其
節不以貴富顯榮而改其度尊為天子之舊學信為
天子之腹心位榮乎公相功施乎社稷名聲昭乎四
海可謂得其時與位而道信行矣又力能進退天下
之士而無一毫踈戚愛憎之心置其間一務於
為國而得人天下之士莫不顯顯然厲其志情其道
以待時之用已然以一人之明籠天下之士豈能保
其果無遺才耶亦舉其所知倡於其上而已耳僕少
貧粗襲祖父業年十五六即挾其所習奔走衣食於
四方乘驚湍絕峻嶮躡冒乎炎埃四望之間或過午

而未食或既夕而猶遺人情物態之變風俗政化之
異本末逆順之由蓋備嘗而畢覽之矣至於國家內
外之體補偏救弊之術亦嘗求其然而熟慮之矣然
未始敢以告之人者疎遠鄙賤之士雖告而不信徒
取詬病焉耳既無上下之援可自取爵位而力行之
又無知己之人可相告語事苟利於時不必由已出
然終默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蠢然而無聞近始因
緣親戚計可無旅食之憂遂自豫章附舟五千里而
至京師雖童僕不敢携一人恐重以累諸人也凡平
生寓之目屬之耳體於身藏於心不敢以告之人者
閣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者必次第而行之僕何敢
踰涯越分而進以貽教玉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下
之選不以愚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
幾由是而至於可為之地以自見其平生之所志萬
一不然亦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嘗
獲登李公之門矣蓋厲其志脩其道垂之簡帙傳之
子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於天
也惟閣下少審察焉侯斯恐懼再拜

與尚書右丞書

侯斯再拜尚書右丞閣下僕聞因舉者可以顯立功
忘已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
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群聚者衆材咸濟也是故自用

無朋專欲無成得報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智古今一軌者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泰之為身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猶必引其類則吉是進而不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無事於賢一以風飛雲會加之百官之上立於廟堂之內以數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心關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資育之勇未聞能獨成其功也此僕於閣下不能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彊毅卓犖弘大誦聖人之書行古人之為政知王道之本好賢有虛己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又當天子銳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以求治之

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誠閣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用能之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閣下斟酌庶務之宜否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生民之所責望在閣下其任亦甚重且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叅佐百官而獨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治體知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彼已勞羅俊又廣覽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所計况為朝廷計哉然鳳凰為非木可棲絕奇異

能非常謂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無從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憂無絕足之馬誠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為用士樂為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母患乎賢之不為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祭逢庖丁之刃則解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母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然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興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慎也惟閣下察焉以斯再拜

荅胡汲仲書

僕斯頓首汲仲簿公執事僕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況淳之辭瀆冒于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已連月滯留于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閣大吏枉還卷又以俗迫兩坐山曠者連旬未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然賢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也苟有忠告則肝膽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蓄嫌異也蒙背若市井塗路之人也故復有所祈不敢默默遂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群之士至於商畧人物言論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為衆所推認當斯文之託僕竊以為過矣夫衰周之世文武幾墜孔子以天縱

之聖出為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時闢揚墨排從
橫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掃蕪闢日月之光疏百
川益河海之深及其辯也曰不得已今幸與執事居
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
天所覆莫不順軌雖有孔孟猶不當驚然自任略無
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之
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
以執事自處為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曰陸如山謂
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為是言者猶
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

孟大聖賢也當斯文之託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
氏而為一則當斯文之託者道固應如是邪此皆甚
不可者也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
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
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予
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
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小大長短疎戚華實正偽菴
乎苦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

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夸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未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者之所託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尚欲託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夫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戾者聊為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為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為執事之望尚冀致諸用以幸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聞將就天台之闕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一別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匯其適然觀晤為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岐苟軌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託子孫也城南茲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艱亦俾在列肴核維旅酒醕維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秩舉盞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後若勸若懲弛以談諧終歸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乃合轍新知舊好煦然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

其語今見其真特未知所以資千載本百世者果安在耳廬山鄭君直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脩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為富州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數類析窮蒐輯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以來卷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使為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戚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至

於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頌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身行育人材無所不用其道猶懋懋是書而進於後之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吳清寧文集序

廬陵代為文獻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為之歸頃溪作而江西為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思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公其所感雖殊而人心之變一也頃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復廢然去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寧以英妙之年際

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又皆後事古以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寧五七言詩已清潤明快古賦已灑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予竊有戲焉清寧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文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為婦頃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子之師乎因二公之盛浚六經之源益滌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子矣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為達官為能臣至臨江從事煥有復以政事稱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為詩與為政

同心欲其平也氣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紀綱欲明法度欲齊而溫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孚有之詩書出也讀蕭蘇州詩如單父之琴武城之絃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內之學常者吾讀二人焉涿郡盧處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於朝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以簡齋仲谷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踈淡而時振以岑參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生文獻之家襲貴富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雅故其為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常也亦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為政民必有不忍欺者蕭氏之

未艾於此可卜焉予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書
豈固有所自邪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
孔孔之子孫曰克已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
西不遠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謀而收
其所未續者俟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
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名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
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謀者也然
徒知重其譜謀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
謀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嘗

之聖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
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
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路庸眾尋常之
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
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
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
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貴可貴可寶者在
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備必以是為務而况其
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
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眾曰吾先聖
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識其後者矣子其慎之天曆二

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傒斯敬書

重脩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漈通志而言也盱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汝寧之族則祖漢陽信侯三者政未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為盱江府君誤矣唐乾寧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逢之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于袁子孫世居袁於豫章盱江為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不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盛德

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脩之今則以寧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而孝弟之心晏然於心之感必有不待言而與者凡我子子孫孫尚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為進士有謁於予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奉士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己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憂下泉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宰而終不有以告之何也粹衷之所受學皆予所與游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

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於不
司而無慚余不及則有之未未有能過之者誠無以
過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以經學次文藝次政事
其法甚嚴其道甚備其雖非不以重七科之士非不多而
天下政煩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興上之澤不下流
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師游無良友以仁義
道德為虛說以孝弟忠信為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
位非有躬行之實歟豈猜賢忌能者尚多懷姦挾詐
者益衆附之則必高尊榮違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
亦委而從之與折毀境州縣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
威壓以非理之勢雖欲自竭有所不能雖能有所不

容者歟抑任小者不可以謀大任輕者不可以圖重
守一官則治一官佔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以
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用者尚寡歟
夫何儒者之無益於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不
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弊最之為旌德也有君子之
舉挾進士之號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己者
有躬行之實持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屈
伸由乎道乘飢渴之餘反貪暴之風政教之流必浩
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草
儒者之效吾睹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秉所
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

能用耳勉哉粹秉無書乎世之不能知不能容不能
用也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曾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
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
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
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
曾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
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
賢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
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

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
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
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
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
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
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
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
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
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
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
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

友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為此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烏乎後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天曆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栻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已而為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

動京師遂薦為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浦城楊載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晉帖以余為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聞者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為唐臨晉帖終未逼真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群四顧無一人碧萬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

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廬陵揚中得其骨郡人傳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平生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能軌也揚中將刻其詩命其子繼文請序為書其始末如此嗚呼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矣揚中字伯允傳若金字與礪熊軌字敬與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嘆曰士生於世不卒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

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與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之如何况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

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卽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言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秀者也好學而篤志嘗謂吾受夫子罔極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獲焉至順三年

夏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可得及戰事將還告子曰吾必一至孔林遂所願焉幸有以教我予進而告之曰夫能使我知所以為人之道而盡心焉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罔極之恩也服夫子之教盡爲人之道所以報夫罔極之恩也非必造其居里謁其林廟而後爲盡報夫子之道譬之親其生也養之盡其樂其沒也葬之盡其禮祭之盡其誠其服於身也惟父母之訓是承可謂真孝子矣其養也葬也祭也其服於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親之墓而致其哀焉得謂之孝乎矣乎其事聖人也亦然非聖人之學不學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

行不行其服於身也悉反是而歲必一。至孔林而展其禮焉得謂聖人之徒矣乎。吾既知所以為聖人之教所以為入之道。吾盡吾知而行。吾所知其報夫子罔極之恩。孰大於是。舍是人必謂要譽於鄉黨朋友而已。夫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學。能思其罔極之恩。必求其居里謁其林廟。斯過人亦遠矣。雖然。子其勉之。秋八月六日揭僕斯序。

富州重脩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為富州以舍萊禮見于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

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推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脩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惟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為屋幾七十楹。又刻銅為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羊池。其前依古類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祖春用告厥成。而命僕斯為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縣為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為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

不聞鷄犬聲陳侯大愬遂脩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
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為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
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寔來當天
文以復其業猶喜焉以爲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務
者其守尚其志亦同也夫無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
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
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設科
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
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
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為治秦能去之廢
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為隆汙以科舉
為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歛
則行乎歛或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
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傳其人而
不為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况
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
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為盛名而人敬畏之蓋
明守云

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玄徽絕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
必謹學校以為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
侯履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

貳于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巖風氣此處郡
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
姓而夫子廟荒圯穿漏曾莫顧者罷輟者以民勞為
解貪墨者以廩薄為辭講誦不興薦裸無所侯至會
關大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為請於是侯率僚佐
倡於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即工前清湘長法黑進
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
石陽厓食功備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
夕勞休威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
先儒及賢守于講堂之左右翼兩序軒陛以次咸畢
又辟廟南廢地為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堂四

以館諸生既告成于廟教授詢告還江西會于廬陵
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為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
于有衆昔靖之鄙為群獠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
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怠違及郭侯為
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夷滅侯以死
爭乃去刑書復為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
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為虜而王共
不闕故也全之四境盡為中邦又密通周元公之里
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豈獨異乎夫彈財
浚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畊田墾井以服聖賢之教
未必被禍且 絲一粟得以養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
於後選野人免刑戮果何憚而不為哉亦教化使
之然耳為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
之陽宋紹興十一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詭
湘灌澧水合流其下蓋為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
月丁亥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
尚而已民知所尚則知所嚮方哉廬山舒城長史
溥化用湖廣舉首取泰定四年進士第得茲邑首理
學校咸用其學以教道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為貴

儒之所以為重而復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曰
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公伯時龍眠
山莊故基于東禪寺東舒王祠西嘗没于寺者據山
川之會想昔賢之游處乃會其謀入募工度功作書
院以事先聖先師以為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時而成
凡殿堂門廡齋舍庖庫及李公之祠為屋三十有六
楹以其面龍眠之山端巖奇峻能出雲雨膏澤天下
榜之曰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者范
鳳瑞割田二百畝以供祭養既告成于廟遂立之師
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
既撥亂集大命在茲未息饑疫未復郡縣長吏能以

荒政自任且不違知禮義之教哉而舒城勸分則
出粟之家惟恐後民之強暴子弟一有弗若則父兄
長老切責詎怒惟恐見絕於長吏休休焉方日以興
學爲事舒之民卒無一人携離轉徙者長吏宜獨賢
民得其所以生者也舒著於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水有
舒水始入于隨後并于楚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舒爲
然楚之地皆然故楚常爲強國最後宋室南遷賴其
民蔽遮江淮幾二百年然當時民雖欲爲學其可得
乎自國家有求民不知兵者五十餘載又有好文之
君繼出而學校之教鬱而不興仁義之政尼而不行
養生者不得盡其歡喪死者不能成其禮此非上之

過長吏之責也今吾君旣昇爾以賢長吏壹以詩書
禮義覺爾民民亦知所尚乎若曰升其堂敝其器設
其牲齊而行其典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疏節也
非作書院也舒之人尚其勗哉李公名公麟邑人
博學好古舉進士歷剛定及檢法官未老致仕蘇文
忠黃文節二公嘗過其山莊故合祠于堂之北是役
也建始於天曆三年之春工畢而改元至順縣學之明
倫堂亦其所建也是歲冬十月朔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古者祭器犧象壘洗豆之屬皆以木簠簋豆篚之
屬皆以竹後世懼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也範之以

銅取便於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耳
惟涿州孔子廟甃皆上陶殘缺苦窳將事者耻焉觀
者議焉有司莫以異秦定四年秋廬陵曹君明則來領
教事始以于有司馳數千里還廬陵範銅以易之及
有事于先聖先師齊肅秩栗昔之耻者誠敬之心生
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觀俯仰嘆玩雖
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於是州太守命范陽令
杜肅府而載之屬金百兩授經揭後斯文而志之或
曰範金非古也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從
古也禮有損益器有自然也世所寶三代彝鼎墨學
尊旨之屬皆範銅為之也皆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

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止也信然其來固已久矣
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為與彼皆欲為長久之計也
皆欲為法於後世者也且觚不能固非觚矣謂木之
觚為觚金之觚為非觚可乎學至於孔子可謂知禮
矣然逢掖於魯章甫於宋舍麻冕而從純非歟必以
古為是而今非則涿之用陶蓋有虞氏之所上也以
之於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器者敬之
與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耻焉而議焉則敬何
由生禮何由行與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器
者不足以言禮故記曰禮從宜儀斯曰祭器者所以
交於神明者也非飲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從

宜可也嗚呼曹君其可謂達於禮乎是器也有司其謹歲而時出之仍刻其目于左方

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白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二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物垂範為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黃帝臣俞跗祠君鬼史區岐伯之屬十人各置祠孔子祠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為醫家專門之請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

如太醫院所請配享廟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為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時江左祥麟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潮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廟學于城西冲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為三皇廟學壞燒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墍而黝聖之白殿堂徂門凡為屋五十有二楹煥馬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賈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備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非敢置議

醫家既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祠事
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重失
禮焉其咎大矣凡居是者可不慎哉左君闔疏平恕
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養其
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李顯以
左君之命請記乃為之書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
掌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
高平則水疾泄故為塢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
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進則水疾涸故為防以

節之水溢則絕起懸板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
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兩潦將
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
徒以導閘淤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
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
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
官且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
阿詔凡河渠之政毋釐故徇私毋沮勢怛威惟宜適
從敢有抗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
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永濟渠南至河東
極汶泗之源滯䟽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于理退

卽所署治文書庫穴儉陋吏側立無所爰告于衆曰
予奉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願以函丈之室制千里之
政徒徒百工何所受藏下走群吏何所聽令鄉遂之
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兗豫數千里共億之
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為
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于庫協謀于吏攻石
寫材為堂于故署之西偏隅墻廓深周阿崇穹藻績
之麗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密
峻完前列史舍于兩廂次樹洛魏曹濮三役之肆于
重門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巖外
臨方池長隄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大達高柳布陰周

通城遊邏縱觀仰愕俯歎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旋
于公商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尊而政益
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
建議于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馮之貞奏功于海內一
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茲者鮮不著勤焯勞載于
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非樂侈其名以夸其民
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為而不取
後惟國家一日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
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
有年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
是歲九月朔具官揭侯斯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五嶽自古皆秩祀于天子而東嶽獨為天下宗今郡
縣不置廟則以為闕延祐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達
魯花赤瞻思丁始建東嶽廟于城東門外之秀嶺知
州郭恢台等協其謀佐吏及州民之樂善者相其財
地利材良工胥勸功明年秋廟成重門複殿高廣麗
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設嚴畏軒陛崇隆上巢飛
雲下瞰湍瀨旁引群山俯視井屋朝陽夕陰如神往
來稚耄男女蟻行而上俯伏拜跪如臨父母復伐石
為橋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達望走刊木為亭白
一覽以休游觀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悅又明年秋

州人前肇慶路濠溪書院山長彭德昌請紀于石夫
東嶽魯望而廟于茲從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惟神之
依惑也苟政不平歲不成欲事神得乎福善禍淫天
有常道事神治民國有常禮禮不可黷道不可誣靡
屆弗至者神無感不通者誠誠神合而福祿降惟君
子能之若夫脩典常正國俗則國家之事而君子之
心具官揭侯斯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
而客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
泯然若天地無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

曰永豐是為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
鷲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蔭其人秀而多壽弦誦
之聲溢乎四境畊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
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其富亦無
其貧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
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
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殃無高爵重祿之
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游四方而心安之泰
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
枳若橘管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
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

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葉者
實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器可新者各效其用則吾春
秋之事朝夕之共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
矣吾又有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
足為保家之 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復何求
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為藏脩之所取孔子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道院又為五言詩
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為樂客有愛
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
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眾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
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

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
則不然必求得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可必去
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以孳孳死而後
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萬古而不可及衆
人攘攘忽而為虎忽而為鼠忽而為虫沙其去聖人
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
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
吾安歸兮孔丘又謂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蹟兮去無
垠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余請書以為記客名鵬字
楚奇其學以六經為主其文以義理為本其詩近陶
柳之間其大父蓋壽至百三歲云天曆二年六月九日



